



别说话  
只是你进不了人家的群

别说话人家不合群/  
只是你进不了人家的群

□奚晓文

## 母亲与土地

□季 兰

十几年前，老家的地被征收了。母亲笑着说，不用种地了，种地苦啊！话是这么说了，但心里呢？一段时间过后，母亲喜欢在门前呆立，她在看门前的田野，田野一片葱绿。不久后，母亲在屋前屋后、离家稍近的地方看见荒地，立时开垦，也种上了蔬菜。

现在的母亲有三块地。正屋后的两分地是邻居送给她的。小屋后本来是一条河，政府修路时河填没了，母亲在旁边捡了个漏，把土拉平，硬造出了一块小地。还有一块地是在离家稍远的运河边上，那里没有人烟，地也种不熟，母亲不计较，一门心思地种，理由是地只有种了才会变成熟地的。

每次回乡下，母亲喜欢我提着篮子跟在她后面，去看她的菜地。母亲的地，打理得非常清爽。菜一行、果一行，长高的一行，爬藤的又一行，路口也会种些蚕豆、玉米、芦粟什么的。父亲还用枯枝条围了圈，算是篱笆。母亲说，一圈就是自己的菜园了。

母亲专挑那些活多的作物种。什么油菜籽啊，说是打点菜油吃吃；还有棉花，说将来做几床被子盖盖……有一年，母亲在小屋后面种了一分地的小麦。收割的时候，那金黄的麦穗，在蔬菜堆里十分扎眼，而且能闻到麦香。我问母亲，这么点小麦要来干嘛？母亲说轧面粉。我提醒她，收割时不要把麦芒吸进鼻子里，不要

和上次弄棉花时哮喘发作，母亲说知道。可没几天，我们娘俩通电话，我听出了母亲的呼吸音很重，问了她，母亲才承认，哮喘病发了。

说实话，我有点生气，可后来想想还是随她所好。母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，如今享清福了，挑些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比如种菜，活动筋骨，也是快乐。

是啊，母亲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蔬菜采摘的时候。忙碌的她，把各种摘好的菜分成三档，最好的给我和妹妹、稍微差一点的给邻居、最差的留给自己。母亲打电话说来拿菜啊，吃不完、要老掉啦！我和妹妹就约好了一道去乡下，有时候还带上孩子，去看看父母，顺便拿点菜。妹妹嘴勤，会和母亲唠很多家常，我嘴笨，只听着，但母亲说，你也说几句。

我只好说，你种的菜香、糯、甜。母亲笑笑，精气神十足。

## 走进你的永远是爱人

□石 路

去年初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，在一次市区三甲医院身体检查后，被告知需要住院治疗。因发现身体多处有淋巴结肿大，恐生癌变，所以专家看后建议化疗。住院后，妻子也由此变成大忙人了。平日工作相对轻松的她，此刻要承受这家里家外繁琐的一切，自己心情也变得不平静起来，可以说甚为忧虑。然而，几个月下来，我一切顾虑成多余。她总是不厌其烦、有条不紊地做着一切，还常道：“只要你身体好，我们一切都好。”这些温暖的话，着实让我宽慰不少。

三个多月里，我前前后后根据疗程住院4次，虽说每次住院只有几天，但得从郊区往市区赶，近2小时的路程，说啥都是一趟不轻松的活。五点多，天还没亮就要起床，这个时间在冬天正是人们最好睡的点儿，然而妻子总是早

早起，为我住院准备一切，口罩、牙膏牙刷、茶杯、毛巾、替换衣物、拖鞋、餐巾纸、消毒液、一次性手套、水果、面包等等各种生活用品，把它一一装入拉杆箱内，自己还要带上一个不离身的小包，里面有我的病历卡、身份证等资料。

清晨，天黑乎乎的，空旷的郊野显得更加静谧，马路上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赶早的人儿和过往的车辆，剩下的就是自个呼吸和往外冒出的热气。妻子开着私家车，从家出发去到三十公里外的枢纽站与我小舅子会合。因为小舅子驾车技术好，市区路头熟，所以每次去医院，妻子总是叫上小舅子一块儿，让他开车。

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医院，妻子总陪在我身边，让我安心些。住院时，她一边照顾我，一边积极与医护人员沟通——输液、用药、

做CT、问诊等等，使我治疗顺利进行。每次出院后，她遵照医嘱，不断规范我的日常生活，改变我过去很多饮食上的坏习惯。生病的这段时间里，妻子忙前忙后，许多事情让我难忘，犹如一份份生命中炽热的血液在不停地流淌，温暖全身。

有一次，我和妻子去当地中心医院配针剂，一共是3天的量。配好药，我就在医院注射室打了针。打针护士说，这药不能随便放在马夹袋里的，要敷冰袋，保持恒温。那天，天气晴好，温度有点高，路途又远，这可咋办？护士说，你可以到商店买几根棒冰与其放在一起，回家后进冰箱。这倒是个好法子！于是，我和妻子转身就往外面跑，转弯，正好看到有家商店，然而老板娘说棒冰已没了，冰柜里的冰霜也作了清理。店外的地上，还有没化去的

冰霜，妻子见状，顾不得面子，忙俯下身子，用手一点点捧起冰霜，并把它捏成一个白色圆球状，像雪球，当冰袋用。我也与妻子一块弄，妻子说：“你别弄了，我自己就可以。”

还有一次，是3月初，也就是我第四次住院。那时候，严控新冠肺炎疫情进入高潮，医院陪客制度已非常严格，像我这种能自理的原则上不安排陪客。还没去医院，我已经在提心吊胆了，因为我几次住院，前前后后的事都是我妻子在操弄；这次，要我一个人来应对，自己未免有点担忧。那天一大早，我、妻子、干女儿还有小舅子4人开车去医院。到了病区，守在门口的护士说，只能病人一个人进去，家属不能进。我只能自个填表，然后孤单地进入病房。虽说有准备，可是妻子看着我独自凄凉的身影，还是当场落泪了……好心的护士，瞧见妻子不停地抽泣，心也软了，便出主意道：向护士长申请病人一级照料，这样就可以陪护了。此时，干女

儿一边填表，一边机灵地找到护士长和医生办妥手续。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！没过多久，妻子便来到病床前，我心笃定了。

前后三个多月，也已五十出头的妻子比原先憔悴许多，特别是在医院，吃不好、睡不好。回到家里，原本很少下厨的她，如今也赶鸭子上架，不得不奏响“锅碗瓢盆交响曲”。休养的日子，妻子总悉心地陪着我看电视说说话，陪着我在小区散步、陪着我到附近商店超市买东西，让我分散些注意力。

郊野的夏日，河水静了，树叶不动了，知了却在此刻不停地叫唤，仿佛告知人们它才是这个季节的主角。我没有心情去吻合窗外传来的自然声响，一个人在阳台静坐细想：人生会有不测，当你最需要的时候，走进你的永远是家里最亲近的爱人。在一日日看似波澜不惊的行为点滴中，却蕴含着夫妻间道不尽的情深意长，还有不间断流淌着的温暖……

## 百年小村探幽

□张国宝

又是节日里相约着一齐赶来，可我突然感觉这盛家宅已宛如一个巨大的发光体！

太震撼，昨晚妻的那张“统计表”：30余年来出落了近30位“大学士”，有已分别为高级工程师、法院法官、大学副教授并学院副院长、沪上银行界颇具盛名的“一线理论家”，还有交大毕业后创办企业的、大飞机飞行员、三甲医院医师、区政府机关担一肩重职的公务员等等。而稍头那3“瓜瓞”，头一位拿下国内外3所大学的3个学位，中间那位曾受特邀参加上海歌剧院舞剧团赴京上国家大剧院演出、其中出席观看的人物那是嗨了，最后那位全区同届高中生拔尖曾暑假里到美国哈佛大学听课……

他们，都是从这里走出或血脉的延伸。

### “女儿国”人的身影

那年我中专毕业生的准女婿上门，茅草屋的客堂间、刚蹶足坐落一张竹椅上，窜进来一群芦花鸡满屋子扑腾，在灶间忙活的岳母慌忙过来轰赶鸡们出去，随后呵斥了一旁的岳父木痴木呆。矮小身子的岳父毫无吱声。之后惊悉，小村连同一户钱家外姓的共11户人家，男主人几乎都是招上门的女婿，老少爷们走路也个个乐意踩边上行。

眼下村貌，已然一长溜幢幢气派的3层楼房，花瓷砖的外墙与楼上阳台铝合金窗框的大玻璃，阳光下闪亮。村外，数百亩“锦绣

黄桃”，4月里红艳艳桃花的海洋。

缘由她们强势因子的脉传？！妻刚才在车上揭秘，就在此缘红桃树枝间小道上，那年那个彩霞飞天傍晚，妻的貌若天仙的3堂姨与嫂子俩一直向南走去，3堂姨去与一位探亲回家的军人相亲。天将黑，20多里地陌生路，她们居然胳膊窝夹一捆芦苇杆，边行边在路边插上芦苇杆作回程的路标。10多年后，家属随军的3堂姨活脱脱一副琼海妇女模样，带着转业丈夫和一对儿女乐呵呵回村上。她把营长招上了门！妻6堂姨农业中学毕业，后来当了赤脚医生，居然能治百病又能接生。她为整个行政村上千农民的健康贴心贴肺，被评为市三八红旗手，和连续12年担任4届县人代表。

### “女儿国”的她们！

小村合着北边河对岸20多户人家、今为奉贤区青村镇湾张村7组，那时是奉贤县光明公社湾张大队7队，劳力平均耕田比我老家的生产队多了近一倍，可种植的麦子水稻与油菜与棉花亩产量毫不逊色，每年交售国家的堆起来更是山一样高。竟然，岳父岳母与妻姨分别为生产队长、妇女队长与政治队长，全队生产3驾马车拉呢！也撞见她们别样妩媚——那个夏日傍晚收工后，岳母对岳父说：“你歇乏吧！操持队上事够累啦。”岳父在宅场上惬意地抽烟、接着洗脸和洗擦身子，岳母忙不停煮饭烧菜又喂猪喂羊，又

风卷似赶到自留田里给黄瓜茄子们担水浇浇……几近家家男人女人如此景象。

### 曾经“伟大”的辟建者梦碎

天！南边小河北侧的斜滩，妻太爷的长眠地，一个齐膝高坟头的土小坟。

“早应该迁移至镇公墓地了，可她们不舍。”妻的六堂姨夫笑着说。他牙齿已漏风。

算起来正是临百年前，妻太爷带着他的妻子和4个儿子从南边的村子赶来，买下这里一片土地耕种。可他的梦想不止五谷丰登，更要在此地将建成一个大有气势的盛家村。转眼，4个儿子也全然已是铁塔般身架，也是个庄稼里手与牛一般劳作，他建造下一座5大开间瓦房给老大老二成了家。又赶到6里远的三官堂镇，石破天惊般开设一个棉花行。他这是罕见的农商并举。棉花收获季节，读过3年私塾的他当总管，4个儿子把农民用木船运来的棉花挑上岸，又装载运输船上，然后卖给远镇的轧棉厂。数年后，年丰和生意红火，他得以买下宅前全部的“百廿亩方”农田。

但1939年夏日，日本兵的枪响了；他22岁的3儿子无故倒毙在奉城镇鬼子杀人坑。

那是雨天而农闲，3儿子与几个年轻人镇上的茶馆里打牌，一队日本兵端着装上刺刀的三八大盖冲进来，在他们牌桌下面搜到一支手枪，即刻把3儿子等人抓走。杀人坑解禁后急急赶过去，

数具尸体已经腐烂而面目模糊，他跪下身子，用牙齿在每一具尸体的衣服上撕裂下一布片，带回家叫妻子辨识。太爷，江南的汉子！取回和埋葬了3儿子那天的晚上，他肩掬家里那把铡切牛草料的大铡刀，心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朝奉城镇奔去。太奶奶追了10多里路，哭着喊着扭扭着拉了他回家。后来，他消失，而在他消失的那段日子里有传说奉城镇鬼子据点无故烧了一场大火。

3儿媳已有身孕，怀了遗腹子。他招进人家的儿子来顶3儿子家门户。2年后4儿子不幸病故，他又把订了婚的准儿媳认作女儿，又托人说亲招进上门女婿。可几乎在相继年头上，太奶奶因失去两儿子积哀痛成疾而撒手人寰。他到底趴下，变卖了那棉花行又变卖了大多耕田……盛家宅从此衰而不兴。

那也是他无法料想，第3代人竟然十之八九女儿身，第4代人又女性居多。

嘿，他们骨子里透着更特殊情愫！记忆里，闪出那一张见着过的照片，妻爷爷当选合作社劳模时特地拍的，照片上的他笑得那样憨实。

### 浩荡春风里成“凤凰”

国家恢复高考后第3年，妻姨与妻的大堂妹考上县重点高中。又3年后她们双双考上华东师大，一个学化学一个学经济学。家庭经济拮据的她们，每个暑假与父母一起滚爬承包田里干农忙活，酷暑烈日脸晒得非洲黑姑娘一般，双手满是水泡的手掌新学期伊始不该亮相；她们在大学里的穿戴几乎都是陈旧的。但她们心

头乐着，她们也将学富五车。这化为堂弟妹们的福音，每个周末她们回家，成了她们特殊的辅导老师，以至表弟妹与侄子女甥们学样来吃“补课小灶”，当着村妇女主任的钱婶也领来初中的女儿说拜托。因因们初中升高中考大学升学率奇高。

相继的，更是如踩着祥云与在知识的海洋里“浪里白条”一般。3位男孩1位女孩，不约而同报考外地大学。外地的生活与上海不可比拟，但有政策倾斜优势，他们分别考入全国十大名校及有985、211学科优势的或省重点的华中科技大学、南京大学、湖南大学等。他们在大学里一心只奔学业的高大上，最后给父母带回的除了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，还有获奖学金的记录与优秀学员等荣誉证书。其中“优秀实习医生”属华科大同济医学院的百里挑一二。

眼前的全村，共十五六家门户，几近家家后人中具有高等学历的，数家后人家庭3口都是或本科或研究生学历、以至双人具研究生学历。场园上，谈笑处处见鸿儒。

哦，他们中这些年获得的荣誉！“市法院系统办案标兵”、“市高院连续两年嘉奖”、“大学三八红旗手”、“大学优秀党员”、“市职工先进操作法优秀成果奖”、“市边防总站嘉奖”、“市优秀园丁奖”、“市教学科研三等奖”、“市老干部工作先进工作者”、“市信访办工作先进工作者”……

盛家宅！你起伏跌宕的百年史亦是告诉我，那一句我们已若惯常的话语道明的是一条无比珍贵的真理！